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濟公活佛傳奇錄
第十八回 徐居士疏求度牒 張提點醉索題詩

話說濟公別了王錦衣，回轉寺中，連日無事。那一日在廚房下脫下衣袍，來捉蟲子，忽見一個少年居士手拿著一封書，走進來向火工問道：「我要來見濟書記，方才在方丈室中間客說在廚下，不知那一位是？」火工道：「那位捉蟲子的就是。」那位居士聽了，遂走到面前施禮道：「小人乃講西堂之任徐道成，雖已出家數年，卻未曾披剃；故師叔特致書，求老師父開一疏簿，求一人披剃，敢望師父慈悲！」濟公接書看了道：「你既要我開疏，空口說也無用，須要買酒請我方妥。」徐居士道：「要請師父，只好酒肆中去飲三杯。」濟公道：「只要有酒吃，就是酒肆中又何妨？」忙披上僧袍，逕出山門同到王家酒店坐下，原來徐居士身邊帶得錢少，盡數先交與店家，叫他取酒來吃，濟公吃到七八碗，正還要吃，早已沒了，沒奈何只得借店家筆硯，叫徐居士取出疏簿來，信手寫道：

本是一居士，忽要作比丘；

度牒既沒有，袈裟又不周；

我勸徐居士，只合罷休休。

徐居士見了，心上大不歡喜，便問道：「我特來求師父開疏，要求施主剃度做和尚，怎的老師父反寫個罷休休？」濟公道：「酒不夠，只合罷休，你若定要做和尚，只要請我吃個大醉，包管今日就有度牒。」徐居士無奈，只得脫下道袍來，當了兩貫錢，請濟公吃得酣然。濟公方提起筆續上二句道：

出門撞見王居士，一笑回來光了頭。

濟公題完，竟自去了。徐居士無可奈何拿了疏頭，取路向六條橋來，將到嶽墳，只因心下不爽快，身上又冷，只管沈吟，不曾抬頭，忽王太尉過，竟沖了他的轎子，早被衛士捉住。王太尉喝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這等大膽，敢沖本府的轎子！」徐居士跪下稟道：「小的叫做徐道成，久已願做和尚，因無度牒，故往淨慈寺求濟書記寫疏頭，募化施主披剃，不料他詐我的道袍當了，把酒吃醉了，疏頭又寫壞了，心下惱悶，不曾抬頭，故沖了相公的旌節，非敢大膽。」太尉道：「且取疏頭來我看。」徐居士忙在袂中取出呈上，王太尉看了大笑道：「你好造化，昨日太后娘娘發出一百道度牒，要披剃僧人，尚未舉動，你實在有緣遇著。」遂將徐居士帶到府中，取出一道與他，恰恰是第一名，徐居士拜謝而出，方知濟公之妙，正是：

說時只道狂，驗後方知妙；

所以日月光，只在空中照。

一日，濟公忽然想起開生藥店的張提點，久不相見。遂至長橋乘船，到錢塘門上岸，往竹竿巷張家店中而來，見張提點的妻子在外邊；遂上前施禮，叫聲：「孺人！張提點在家否？」原來這個婦人最惱和尚，看見濟公，便放下臉來道：「不在家！」濟公轉身往外就走。那張提點忽從自屋裏鑽將出來，呵呵的笑道：「我回來了！久不相會，可請坐，吃幾杯酒。」一面就走出外邊來邀他。濟公道：「酒須要吃的，我見你娘子實在有些怕她，吃不下。」張提點道：「既是這等，到市上去如何？」濟公道：「甚好！甚好！」二人就同走到升陽館酒店上坐定，酒保燙上酒來，濟公一上手，就吃了二〇餘碗，吃得高興道：「你妻子怪我來同你吃酒，不知吃酒也有些好處。」我有個小詞兒，唱與你聽著：

日日貪杯似醉泥，未嘗一日不昏迷；

杜康會唱蓮花落，劉伶好舞竹枝詞，

總不如淵明賞菊醉東籬，今日人何在？

留得功名兒。

張提點連聲歎道：「妙絕！妙絕！我偶然帶得四幅箋紙在此，趁你今日閑著，替我寫四幅，懸掛在家裏，待你百年之後，時常取出來看看，也是相好中一念。」濟公口裏不說，心裏想道：「這話分明是催我死！」也遂答道：「也好！也好！」張提點在袖中摸出箋紙，鋪在桌上，又向酒家借了筆硯，濟公順手寫出四幅字來：

(一)

幾度西湖獨上船，篙師識我不論錢；

一聲啼鳥破幽寂，正是山溝落照邊。

(二)

湖上春光曲又彎，湖邊畫棟接雕欄；

算來不用一錢貫，輸與山僧相往還。

(三)

隔岸桃花紅不勝，夾堤楊柳綠偏增；

兩行白鷺忽飛過，衝破平湖一點清。

(四)

五月西湖涼荻秋，新荷吐蕊暗香浮；

明年花落人何在，把酒問花花點頭。

濟公寫完道：「我今日沒興做詩，寫亦胡亂，只好拿去遮遮壁罷！」張提點道：「寫作俱佳，有勞大筆，可再吃幾杯活活心情。」濟公道：「我今日沒心情吃酒，倒不如到處走走，散散心罷！」二人相攜著，信步走到望仙橋下，那橋墩下有個開茶坊的陳乾娘，看見濟公走過，便叫聲：「濟師父那裏去，請裏面吃杯茶，歇歇腳吧！」濟公道：「好好好，正想吃茶！」遂同張提點進去坐下，陳乾娘忙沖了兩盞香茶送來，濟公吃完了叫道：「陳乾娘，難得你盡心，時常來擾你的茶，無以為報，我有一軸畫像，寄放在白馬廟前杜處士家，我寫個帖兒與你去討來，好好放著，後來自有用處。」陳乾娘謝了，叫人去討了來，拿起一看，卻是病奄奄的和尚，心中不喜，說道：「這個東西有甚用處？」便捲起來擱在旁邊。直到後來濟公歸空後，眾太尉要尋濟公的畫像，叫人到各處裱店尋問，都找不到。直到遇著杜處士，方知陳乾娘茶坊裏有一軸，石太尉將三千貫錢與他買了，這是後話。

且說濟公同張提點出了茶坊門，走不多遠撞見一擔海螵。張提點道：「我聞蛾蝶皆可作頌，不知這海螵兒能作頌否？」濟公乃信口作頌道：

此物生在東海西，又無鱗甲又無皮；

雖然不入紅羅帳，常與佳人親嘴兒。

張提點大笑道：「頌得妙！遊戲中大有禪意。」此時正是五月天氣，忽然一陣雨來，二人只得走入茶坊暫避。濟公見人拿了兩傘走過，因信口題道：

一竿翠竹，獨立支撐；幾幅油皮，四圍遮蓋。磨破時條條有眼，聯絡處節節有絲。雖云假合，不礙生成；莫道打開，有時放下。擔當雲雨，饒他甕漏盆傾；別造晴乾，借此權為不漏。

須與雨住，二人又走到長橋，聽得鼓鈸之聲，卻是賣面果兒的王媽媽，為王公做吉祥功德。張提點道：「怎這樣人家，也做功德齋僧？」濟公道，怎做不得？豈不知有詩道得好：

唐家街裏閑遊慣，媽媽家中請和尚；

三百褌錢五味食，羊毛出在羊身上。

張提點笑道：「花錢飲食事小，難道不要還他道場錢？」濟公道，又有一首為證：

媽媽好善結良緣，齋僧不論聖和凡；
雖說冥中施捨去，少時暗裏送來還。

張提點笑了一回，二人又往前走，走到清波門，忽見一家門首，曬了一缸醬，濟公看一看，叫了兩聲：「阿呀！阿呀！」已走過了，想一想又縮轉來，解開褲子將屁股坐在醬缸沿上，就像上毛坑的一般，嘩歷嘩歷的就撒了半缸。那曬醬的人家，有個小僕人看見了，連聲叫苦，急急趕出門來，要扯住他算帳，濟公已走遠了。小僕人忙去通知主人，主人亂嚷道：「甚麼和尚，敢如此無禮！我趕上扯他回來要他賠！」旁邊一個鄰舍來勸道：「我認得這個和尚，就是淨慈寺裏的濟顛師，你就趕上他，也只好叫罵他兩句，打他兩下。他一個身子，有甚麼賠你？倒不如認倒楣，快快的倒掉罷！」那主人聽說是濟顛，歎了一口氣，叫小僕人進去，再叫兩個大漢來相幫，抬到溝裏去倒，自己掩著鼻子，在旁邊看。不道這醬才倒到一半，那醬缸裏活潑潑的鑽出兩條茶碗樣粗的火赤練蛇來，望著抬缸的頭上亂竄，二人突然看見，膽都嚇碎！叫了一聲：「阿呀！」放了手，將醬缸打得粉碎，那蛇就竄入溝裏去了，醬裏還有無數的小蛇，遊了一地，主人看見又驚又喜道：「原來濟顛師故作此態，是救一家性命的，若不虧他，吃了這醬，豈不是死呢！」連忙同著幾個人急急趕上去謝他，已不知往那條路上去了。

卻說那張提點一把拖了濟公，急急的走了一程，才說道：「你雖是遊戲，豈不壞了他一缸醬，倘被他們捉住，要你賠醬，何以處之？」濟公道：「你卻不知，這醬內有毒蛇在內，受了毒氣，若吃了定要傷人，我借此救他一家性命。」張提點半信半疑，一面說，一面走到了一個古董店門口，二人站定看看，忽屏門開處，裏面走出一個婦人來；三□上下年紀，生得好個模樣兒，正打點在門口來做甚麼？看見有人在外，就縮轉身走了進去，濟公猛抬頭一看，叫一聲阿呀！也不分內外，竟趕緊走進去，雙手將那婦人抱定，不知做什麼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評述：

一、久不刷洗，連蟲子也隨我出家了。閑來無事，脫下僧袍，捕捉蟲子，催這些短命蟲歸天去。正是：

僧袍蟲子穿，學我欲瘋顛；

吸人血滴物，短命馬當先。

二、望仙橋下開茶坊的陳乾娘，待我不薄，故將放在白馬廟前杜處士家的一軸道濟像送她收存，哈哈！留像留書，似乎是遺像遺言，走了這一趟，吃喝了這麼多，也好將這些紙張充作「抵償」，還了一些「人情債」。

三、屁股坐在醬缸上，下了一頓滾熱飯條，讓主人氣得「死去活來」，恨這濟顛和尚太放肆，出家人為何這般「吊兒郎當」。他不知這醬缸裏藏著毒蛇，我「以毒攻毒」，條條俱是香腸佛糞。倒出醬物，才發現其中妙物，感謝濟顛原是活佛，用此妙法解毒！真謝了佛天慈悲，祖上有德。